



格萨尔藏戏 |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五)

炉城往事 ——《天籁回寰》下

肖青

半个多世纪以来,《康定情歌》不仅风靡中国的千家万户,而且走红全球,一直传唱至今。在情歌的故乡康定,能歌善舞的康巴人,仿佛缩短了世人与歌中...

湛湛蓝天,悠悠白云,山林静谧,湖水微荡,张家大哥,李家大姐,情投意合,缘聚康定!这首婉约的小调情歌已在这个世界上各个角落回荡了半个多世纪。康定,这个深藏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高原小城,何以凭借一首《康定情歌》便超过了文化上的高山峡谷,让世人皆知呢?

1939年,日寇的铁蹄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全国各地军民抗日情绪持续高涨。当时“西康”作为一个省份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之上,成为了抗日的大后方,而省政府所在地便是高原小城康定。在这段国难当头的岁月中,中原大地越来越多的地区沦陷,人们纷纷涌入西南躲避战乱,康定一时车马云集,商旅不断,成为中国较为繁华的城市。文人志士们的到来更是让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青年人抗日激情空前火热,他们纷纷外出求学,参军抗日,或许正是这一串串外出的足迹,将康定的民歌带到横断山脉另一端。

在那段特殊的烽火岁月,或许早已唱响炉城的情歌正是以这样一种意外的方式,传向了内地。但当时的情歌,只是一首民间小调。在1947年之前,从没有哪本书籍收录过这首歌曲,《康定情歌》也没有作为歌名出现在任何一篇报纸之上,歌曲第一次被人们所熟知,竟然是因为有歌唱家在远离康定千里之外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将它正是唱响!

当年38岁喻宜萱,是中国歌坛女高音“四大名旦”之一,名声显赫的她,竟然唱起了时人闻所未闻的《康定情歌》,歌曲的空前成功,让小城康定一夜之间成为名流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喻宜萱在世时曾介绍,当年第一次在南京的剧场里演唱,唱到《康定情歌》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停电之后,当时的观众没有一个人退场,而是人人举着一支蜡烛听她唱完了《康定情歌》。由此,这首歌“横空出世”。

此后,《康定情歌》成为了喻宜萱音乐会上的必唱曲目,凭借着喻宜萱的影响力,这首情歌红遍大江南北,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然而这首横空出世的《康定情歌》,与当时康定城中人们传唱的情歌却存在差异,民间相传的小调如何飞跃千山万水,跃然于音乐殿堂之上,词曲编配又是何人所为呢?

当时康定青年们口中传唱的情歌,没有正式命名,按约定俗成的规矩,人们称其为《跑马溜溜的山上》。而根据喻宜萱老人的回忆,她演唱的《康定情歌》,词曲皆是她的好友,当年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员江定仙所编配,而一直至今,这首歌曲的版权仍然属于他的后人。这就意味着,《康定情歌》的词曲,正是江定仙所编配。

据康定知名文化人郭昌平先生研究,江定仙编配这首歌曲,是为当时同学教员伍正谦举办个人音乐会所用,其简谱正是从伍正谦处得到,而这首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的民歌,最初确实是伍正谦的学生,福建泉州人吴文季所采写。可以说,吴文季才是慧眼识得《康定情歌》的第一位伯乐。

正是这样传奇般的传播途径,赋予了《康定情歌》更加浪漫的色彩。在广为流传的岁月中,它给人们带来幸福,给人们带来遐想,让人们认识了真挚的情感、率真的人性,激起了人们对溜溜康定城的寻觅。然而,它最初的作者究竟是谁?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1997年,刚刚增加月未版的《甘孜日报》首先想到了这件事,精心策划“寻找康定情歌作者”互动主题版面。一时间收到如潮来信,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成为“现象级”的文化类深度策划,直至今在依然为传媒圈的人津津乐道。

正是媒体人的苦苦追寻,使得《康定情歌》的传播途径渐渐从历史的烟云中,浮现在人们的眼前,然而民歌的最初作者,却始终扑朔迷离。

多民族共融共生的康定,孕育出了独特的民间艺术。演唱以溜溜调为代表的多种民歌在上世纪初,曾是人们的主要娱乐方式。劳作之时,休息之间,宴席之上,民歌都会成为助兴的法宝。毋庸置疑,《康定情歌》的前身《跑马溜溜的山上》最初肯定来源于其中的某首山歌,而曾有学者提出,康定溜溜调和达州宣汉的民歌非常相似,情歌的作者可能是当时宣汉著名的才子李依若。

几百公里之外的宣汉,竟然能够留下有关《康定情歌》原创者的传说,那么作为歌曲诞生地的康定,自然也有许多踪迹可循。表达爱情的歌曲自然少不了人物主角,若能寻访到歌中的张大哥,李大姐留下的音讯,那么歌曲作者便不再成谜了。

正当人们在康定寻觅作者之时,却发现沿海一些音像出品公司将《康定情歌》的作者署名为王洛宾。然而“西部歌王”王洛宾从未到过康定,他也从未以任何形式把《康定情歌》视作或纳入自己的作品。

关于《康定情歌》的原创者,还有很多不同版本,由于大多数亲历者已不在人世,以及档案资料的缺失,使今日的人们无法知道得更多。但无论由谁创作,这首响彻天籁的情歌,都属于孕育它的土地,属于任何传唱它的人们。今日的《康定情歌》,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

是历史造就了《康定情歌》,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情歌的发源地康定这座文化古城,百年来充满了理想和梦幻,在这块奇美秀逸的土地上还有着许多美妙动人的故事,下期栏目,我们将目光移至城东面的跑马山上,为您呈现曾在山上发生的幕幕传奇旧事。

五色海 第812期



走进莫斯卡,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莫斯卡之行,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缘关系?尽管古希腊喜剧要比悲剧发展得要稍微晚一些,但是,喜剧的起源和发展为什么就局限于酒神庆典和民间滑稽剧。其实,古希腊的喜剧早已超越了酒神庆典和民间滑稽剧的形式,它更多的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尤其是取材于社会政治生活,其中的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是成就最高的演出内容,在这些演出中,表现了极强的现实社会生活,有很高的现实社会性,无论是戏剧情节还是语言,都属于典型的民主政治的产物。古希腊喜剧和悲剧一样,都是在露天演出,观众依然围成一个半圆,观赏演出。

在我欣赏过的藏戏中,很突出的印象就是演员的头饰都是超过实际人头的好几倍,服饰也是魁梧高大,显然超出演员的世纪身。尤其鞋底很厚,有的足有十公分以上,这样的装束应该是露天演出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有时观众很多,要使大家都能欣赏到,扩大演员的形体形象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演员在演出的过程中,其节奏很缓慢,不知是否是因为需要为观众留下消化的间隙?演员的表演动作也是凝重而富有夸张意味的。藏戏的音乐多是打击乐为主的,之后便是管乐,音乐高亢,富有极强的穿透力。和古希腊戏剧不同的是,藏戏没有合唱队的合唱。有一点值得阐述,这就是藏戏没有专职的编导之类的称为,常常是编导演为一体,演员人员在演出过程中,其节奏很缓慢,随时都可以互换身份,其随意性较强。

虽然我尚未到达莫斯卡,但是莫斯卡已经在我的情感世界里充满了诱惑,我在路上尽情的想象,那些关于藏戏的印象便从遥远的时空里飘来,连同古希腊戏剧也从遥远的希腊岛屿飘来,使我无拘无束和自己的行程一并思考,这是一种比较,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我能够在这样的路上,驰骋自己的想象,为我真正走进莫斯卡,欣赏那里的藏戏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是情感世界里的一种必要准备。日穷活佛对我的邀请,是充满亲情和温暖的表达,在这样的温馨情怀中,我把自己对格萨尔史诗的深情,低调地植入情怀里,不放弃,不张扬,更不冷漠,更不敢懈怠。这样的温馨是幸福的,所有的精髓都被我握在手里,都被我的精神世界收藏,这便是我的幸福。我生活在文明中轴线的轴心,那里有着许多的文化精髓,它们一旦从轴心处流出来,很快就会成为琥珀。

在没有树木的山巅处有积雪,宛如一块巨大的光滑细腻、晶莹剔透的羊脂玉在阳光下放射着令人目眩的光芒,那斑斓的光芒宛若无数闪烁不已的纤手在通往莫斯卡的山巅处舞蹈。阳光随着流动的风在草地上依次抚摸,天空则是成熟的蓝,蓝得剔透,蓝得晶莹,蓝得深邃。

游弋着的白云变幻着各种姿态,变化着属于自己的主题,还有就几只悠闲盘旋的鹰,似乎在向恐高者炫耀与挑战,忽而平视,忽而向下俯冲,似乎想要抓住草地上枝枝绽放的野花。草地上满是不知名的野花,似乎正在合唱,主题便是生命的速度,文化的速度。无论是那一束野花,丝毫没有懈怠,丝毫没有困倦,一直那样精神饱满地站立在草丛里,不停地歌唱着。

这时的风是温暖的,还有阵阵从草地上飘来的热浪,小鸟在我的视野里展开翅膀,不时传来几声啼鸣,啼鸣声中没有含蓄,也没有故作,更没有丝毫的疲惫。在去莫斯卡的路上,我们没有停歇,去莫斯卡,没有丝毫的徘徊,只有向往,只有急切的向往。我向来注重淡定,这次却不同,我的期望仿佛是烈焰在燃烧,越临近莫斯卡,内心就越难以平静。

人行至此,便偶吟一词。 ●高亭燕·旅程 行路天地如画, 轻歌曼舞潇洒。 水天一色映庙冠, 澄静暖光相曳。 毓芽花泽洲, 山花草叶芽舍。 云扬客帆高挂, 心景人情芳华。 日穷活佛对我的邀请, 都是虚妄闲话, 怅望人间事, 却步依恋嫩花。 这篇词道出了我对大自然的向往与热爱之情,并在勾勒景致过程中也道出了一些人间哲理,表现了我爱自然的情怀,厌恶人间烦恼事的隐忧。 整章词自然清丽,由景达情,由情达意,较为真实地凸显了我内心对大自然的爱,尤其在前往莫斯卡的途中与如此美丽的景观相逢,更是一份难得的缘分。

红色甘孜

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对民族政策的探索和实践(一)

王佐

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甘孜藏区的历史功绩,除会合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外,更在于其较长时间活动于川西藏区,大量地直接接触少数民族及宗教问题,党对民族、宗教政策进行了较为切合实际的探索和实践,使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理论在实际工作中有了程度不同的“中国化”过程,进一步贴近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情况,并得以丰富和提高,对建国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理论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红军在甘孜藏区执行的民族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在丹巴县和康定县之金汤、鱼通、孔玉等大渡河流域执行的民族政策。第二阶段:自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与红2、6军团会师北上所执行的民族政策。

红军西进康北前的民族政策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决议,把党的民族工作列为七大问题之一,将其重要性提高到了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地位,重申了民族自决原则,认为应该依据各少数民族的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去组织少数民族政权。中共川康省委强调“不要损

坏喇嘛寺及经书神像……”等。

1.红军在丹巴的民族政策

1935年10月16日,红军进入丹巴县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整座县城只有四户人家。红军一面帮助群众生产,保护穷人,打富济贫,一面宣传、说明红军宗旨,红军所到之处,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保护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很快就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193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在红军和中共金川省委派出的干部帮助下,丹巴境内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主要是当地的贫苦百姓。在县苏维埃政府5名正副主席中藏族干部有3名,初步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基本特征。

1935年11月18日,丹巴县派出代表,出席了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随后,丹巴县苏维埃政府改称格勒得沙政府。格勒得沙政府的建立,是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关于党的民族工作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它在政权组成人员上,在以贫苦农民(农奴)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除少数上层分子外的小土司、土官、小喇嘛参加,具有下层统一战线的性质。在隶属关系上,它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是以联邦形式实现自治的主张的实践。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当地藏族积极分子中选拔出来的干部,体现了民族自治的某些特征。

革命政权的建设、土地革命的开展和武装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下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党的各级组织为了切实加强党对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的指导,曾对部队发出指示。在红军的帮助下,1935年12月,丹巴藏民独立师(又名金川独立二师)成立,师长马骏(藏名麻孜·阿布)。这支藏族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配合红军作战,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民团的反动武装,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2.红军在金汤、鱼通、孔玉和泸定岚安的民族工作

1935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开始天、芦、名、邛、雅战役,红4军及32军相继进入上述地区,并各留一个团兵力开展地方工作,保卫后方安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及诬蔑,当地许多群众逃匿深山,各村寨仅剩少数老弱病残。11月初,红军先后在金汤寇家河坝、汤坝、麦苯等地召集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和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暴行,号召群众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动员群众回到家园。经过广泛宣传和发动,11月上旬,金汤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辖区包括今康定县金汤区和鱼通、孔玉、泸定岚安等地。金汤县苏维埃政府属劳动苏维埃性质。下辖各区、乡苏维

康藏异闻

野狗”向克(四)

贺先枣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牧场人又遇到了一个难过的春天。一冬无雪,春来又大雪不停,平地三尺。牲畜都饿得偏倒,储存的干草早就喂完。阿尔丹和家人只好天天把牛羊赶到那些雪堆得浅一些、向阳一点的地方去。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天快黑了才把牛羊往回赶,为的是让牲畜多少能吃一点草。

有天夜里,把牛赶回来一清点,才发现少了一头春天一过就会下崽的小母牛,一家人愁得一夜没睡好。天一亮,阿尔丹安排家人去放牧,自己拄根棍子去找牛,连枪也忘了带。

也不知走了多远,阿尔丹在雪地里找到了牛的蹄迹,顺着蹄迹找去,原来这小母牛走的地方都是雪浅好觅草吃的缓山坡。蹄迹通向了一条岔沟,地面上出现了狼、豺、牛一起踏出来的印迹。阿尔丹急了,飞跑、跌倒、起来、又跑。

他远远就看见了那头小母牛,小母牛背后是好高的岩坎,跌下去就要粉身碎骨,而小母牛的面前却有四条丑恶的豺狼,别看这些豺个头小,它们凶残可是一般。它们正朝那条小母牛身边靠过去,它们就是想把牛赶下岩坎。在这群豺的后面,有三条身架高大的狼,都坐在雪地里,看着豺和牛,很像是在那里观赏,其实是在等待时机,赶走豺,独

吞战利品。阿尔丹急了,他挥舞着手里的棍子,大声地吼着,朝那石岩奔了过去。三条狼回过头来看看他,四条豺却犹豫起来,小母牛喷着白沫,摇着头,还在往后退。阿尔丹叫着小牛的名字,要它停步。一条狼陡地站了起来,另外两条也随即站了起来。先站起来的那条狼突然发出了令人心惊肉跳的长嚎。阿尔丹怒气冲冲,心想,太阳都要出来了,你们还叫,还叫!不由得高声叫骂起来。阿尔丹累得咽喉起火,吼叫声越显嘶哑,想站定了先喘口气再说,一看,一条狼正直奔自己来了。阿尔丹吃了一惊,不由平

端着木棍,把脚停下了。那条狼见状也猛然停了步。就在那刹间,他认出了那是向克,显然向克也认出了他。它站在雪地里,转了一个圈又面朝了他,望着他。阿尔丹突然大叫了一声:向克!向克也吃了一惊,看样子就要朝他跑来,可一看见他手里平端的像枪枪的木棍,它又站住了,它忽地朝后一纵,这时,其余两条狼却分左右两边,阴沉沉沉地慢慢朝阿尔丹走来。阿尔丹看见那头小母牛已经无路可退了,正绝望地摇晃着它的脑袋。也不知为什么,阿尔丹这时竟大声喊道:向克,快,快去把那几条豺赶走。向克,快,快去呀!